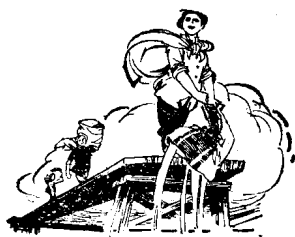




边疆的主人

BIANJIANG DE ZHUREN



边 疆 的 主 人

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政治部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边 疆 的 主 人

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编

刘英海插图·装帧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75 字数 79,000

1975年5月第1版 197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00,000

统一书号: R10171·404 定价: 0.32元

目 次

冬青	刘 戈	(1)
海荣	黄 剑	(13)
风雪之夜	崔希贤 方 文	(23)
回家	剑 文	(36)
边疆的主人	梁晓声	(49)
大学生回连	胡月伟	(64)
俄妮	齐鸣河	(79)
团长和我的故事	张为工	(91)
战士的责任	宋跃良	(105)
灯火	陆康勤	(119)
楞小伙	小 柳	(130)
秀丽的窗花	刘晏惠	(139)
新松挺拔	陈可雄	(148)
雨夜红灯	萍 青	(156)
小菊妈	晓 黄	(168)



冬 青

刘 戈

当树上的霜花花还没有飘落下来的时候，小青子和小胖就出发巡逻了。

他们顺着乌苏里江岸照直向北，穿过柳毛丛，踏过月牙泡，然后翻过一个小山坡，就折进了一条小江岔。

小江岔的两边是参天的大树，这一带人们管它叫野猪林。成群的野鸡不时地伸长了脖子、闪动着翎毛，“咯咯”叫着飞向远山；肥胖的山兔匆匆窜进草窠子里去了；小飞鼠轻捷地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，把树上的霜花花静悠悠地抖落下来。雪地上布满了

各类禽兽的足迹。浩瀚的森林显得那么神奇，深邃。

小青子和小胖是前哨小学五年级红小兵，为了配合解放军叔叔和兵团战士保卫边疆，他们自动组成了寒假战斗小组，每天巡逻边疆。每逢巡逻，小青子和小胖都有一股说不尽的自豪感，这种自豪感，恐怕只有边疆的少年当意识到自己也肩负起一份保卫祖国的重任时，才特有的。正因为这样，他们巡逻时总是格外警惕，在他们那一对对乌黑发亮的眼眸下，任何一个疑点，也休想漏过去。

突然，小青子在前面叫起来：

“小胖，快来看，这是什么脚印？”

小胖跑了过去。

“呀，野猪脚印。那天我爷爷打回来的那只野猪，脚就是这样儿的！”小胖惊讶地说。

“不对，野猪脚印怎么这样浅呢？”

“那有啥，被雪埋浅了呗！”

“不对，这是新踩的！”小青子猛然站起来，眼里闪着神异的光彩。他的爸爸是边防连的连长，他从爸爸和边防军叔叔那儿学到了一些辨别鸟兽足迹的本领。他感到这野猪脚印有些蹊跷：蹄子这么大，按理说应该是大野猪留下的，可是又这么浅，好象这野

猪一点份量也没有。这里面一定有问题！小青子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小胖，对小胖说：“快，咱们回去报告！”

俩人飞似地往回跑，没跑多远，天就下雪了，大片大片的雪花象鹅绒似地飘洒下来，纷纷扬扬，弥漫弥漫。

看着这弥漫的大雪，小青子停了下来。

“小胖，下这么大的雪，要是把脚印盖上了，咱们回来不就找不到地方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那咋办呢？”

“我留下，你回去报告！”

“那，你不害怕？”

“不害怕，我有红缨枪，还会爬树。”

“那可得小心哇！”

“嗯呐！”小青子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小胖关切地看了伙伴一眼，一咬牙，向山下跑去。

连部，小青子的爸爸严连长正在接电话。团部作训股告诉他，最近苏修在边境地区活动很猖狂，要提防他们趁大雪天派遣特务。严连长冲着话筒“嗯、嗯”地答应着，小胖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。

“严叔叔，有……情况了！”

“什么情况?”

“发现可疑的野猪脚印!”

严连长迅速地朝小胖蹲下来:“在什么地方?”

“在小江岔和野猪林附近,小青子正在那儿等着呢!”

严连长立即把情况向团作训股作了汇报,然后带着队伍冒着纷飞的大雪,向野猪林出发了。

约莫过了半个多小时,小胖把队伍带到了野猪林。严连长扫视了一下周围,找不见小青子的影子。大雪早把脚印盖掉了。

“是这儿吗,小胖?”

“我敢保证,没有错!”小胖认真地回答着,但从他焦急不安的神态,可以看出他正在为这事发愁呢!

“小青子到底哪儿去了呢?”

严连长根据情况判断,小青子可能已经追“野猪”远去了。于是命令部队分散向前搜索。

小胖跟着严连长向前搜索,突然他觉得眼前一亮,惊喜地叫起来:

“冬青!”

严连长一怔:“在哪儿?”

“那不是?”小胖用手一指。

严连长顺着小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可不，在一块绛紫岩石的隙缝中插着一束碧绿的冬青。

冬青是北方一种冬季生的植物，长得就象江南的山茶树一样，不过比山茶树小一些，它不恋春夏，不畏严寒，专门挑选在寒冷的冬季生长在大树巔巔上，就好象和北国的奇寒挑战似的，越是寒冷，越是长得碧青翠绿，生机勃勃。小青子的大名就叫严冬青，这是严连长在一九六〇年我国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，苏修趁机从经济上卡我们脖子的艰苦岁月里给小青子取的，意思是希望小青子也象冬青一样倔强刚劲，长大了要反帝反修保卫边疆。刚才，严连长听见小胖叫“冬青”，以为小胖见到了小青子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树上长的冬青。不过，这也够令人高兴的了，因为冬青本来是长在树上的，现在却插在岩石上了，无疑这是小青子留下的路标。小胖更高兴了，他拍着手，蹦得老高，说：“是这儿，就是这儿，看，前面还有一枝呢！”

果然，在离绛紫岩石不远的雪地上又出现了一枝冬青，这一枝又一枝的冬青一直向野猪林的深处伸去……

原来，小青子跟小胖分手返回原地之后，猛然想

起一个问题：我在这儿等也没有用呀，脚印是一直伸进林子里去的，雪一埋就找不到了，不行，我得跟踪追击。可是又一想，如果我的脚印也被雪埋住了，那爸爸他们来了就更找不到地方了，对，我得给他们插个路标。插什么呢？插树枝？不好，满山遍野尽是枯树枝，谁还注意树枝呀！他正琢磨着，忽然听见头顶响起“咚咚咚”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一只啄木鸟扑楞楞飞了，只见一簇冬青在一棵大树巅上亭亭玉立。他一下子乐了：“哈哈，老朋友，爸爸用你给我取名字，我要用你给爸爸作路标了！”他兴奋地往心里吐了两下，将身一跃，象小松鼠一样攀上树去。他将采下来的冬青首先在路口插上一枝，然后就一边走一边插，向林子深处走去。

小青子循着脚印翻了一坡又一坡，拐了一弯又一弯，沿路上他不知攀了多少回树，也不知插了多少枝冬青，现在他感到累极了。他喘着粗气，靠在一棵白杨树下。真想坐下来歇歇啊！可是，雪还在下，风还在刮，新踩的脚印很快就被雪盖住了，“不行，不能坐下，脚印若是被雪盖住线索断了，敌人就可能逃走，得抓紧时间追上去！”小青子刚毅地站起身来，把红缨枪往胳膊下一挟，拿着冬青又继续向林子深处

插去……

脚印在一块大青石旁消失了。大青石上只留下薄薄的一层新雪，上面长满了青苔，象一头巨大的野牛，横卧在山腰上。

小青子在大青石旁停下来，四周看看，没发现什么痕迹，就轻轻爬上那块大青石，慢慢挪到另一头，俯下身来往下一看，不由得一怔，只见下面一个不大的石窝窝里，蜷伏着一头毛茸茸的大野猪，屁股后面还扔着一副假猪腿。小青子心里明白，这一定是乔装改扮的苏修特务。

天气渐渐冷起来。小青子卧在大青石上，先头汗湿的衣服被冷风一吹，浑身就象没穿衣服似的，脚也冻得生痛，象猫咬一样。可是，这些吓不倒小青子，他想起珍宝岛叔叔爬冰卧雪消灭苏修侵略者的情景，想起渔民伯伯用斧头砍断苏修舰艇喷水龙头的情景，心里就热乎乎的。他只有一个念头：监视住特务，别让他跑了，等爸爸他们来抓活的。

可是，等呀，等呀，还不见爸爸他们的影子。小青子心里真着急呀，恨不能长出一对翅膀，飞到爸爸身边，把路指给他们。

“我插的冬青，爸爸他们看到没有呢？”小青子这

样想着。

突然，他发现“野猪”拱动了一下，露出一个满脸横肉的野汉来。

野汉伸了伸懒腰，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狞笑，好象在说：“好雪，好雪，把脚印全盖死了！”但他哪里知道，在他的头顶上就有小青子监视着呢。

特务把野猪蹄裹进野猪皮里，塞进石缝中，用雪埋上，然后走出了石窝窝。

不好，特务要走，怎么办？

下去和他拚了！不行，力气小，斗不过他，任务完不成会误大事的！

小青子猛然想起杨子荣叔叔的一句话：“只能智取，不能强攻！”对，学习杨叔叔，一定要拖住狗特务。小青子机灵的大眼睛一骨碌，就从大青石上溜下来，抓起一把冬青，顺着小山沟，绕到特务前头，若无其事地唱起歌来：

“采冬青呀，采冬青，
我采冬青为人民……”

特务吓了一跳，慌忙往树后一闪，见是个小孩，才松了口气。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采冬青的!”

“采冬青的?”特务露出不相信的神色,“采冬青干什么?”

“采冬青作药啊。冬青是一种好药材,你不知道呀?它可以治冻疮,可以舒筋活血,还可以治关节炎呢!”

冬青的这些用处,小青子是从他妈妈那里知道的。他的妈妈是个医生,前两年还带小青子采冬青,熬成水,给边防军叔叔洗脚,预防冻疮呐。

特务见小青子蛮认真的样子,便打消了怀疑,又问:“前面是什么地方?”

“前面是边防站!”小青子干脆地回答。

特务一听,浑身一颤,心想:好悬啊,幸亏多问了一句,要不闯了进去,岂不是送死吗?

“你是干什么的?”小青子开始反攻了。

特务忙搪塞道:“哈,我是打猎的!”

“打猎的?边境地区不许打猎,你不知道吗?”小青子一下子把特务的气焰压下去了。

“哦,知道,知道,我是走迷路了!”

“走迷路了,那跟我来吧,前面不远就是我们连队,到了连里,你就知道往哪儿走了!”



“不用，不用，我从这里过去就行了！”特务说着，慌忙向右拐去。

小青子灵机一动，忙喊：“唉，那边不能走，尽是陷坑，陷野猪的，掉下去就没命了！”

特务一听，又吓住了。小青子心里好笑，苏修特务真是脓包，就凭这样，也敢来和中国人民较量。心里这样想着，嘴里却说：“看样子你挺着急，这样吧，我带你绕过去。”

特务连忙点头：“那好！谢谢，谢谢！”

小青子领着特务，钻进一片榛条丛，翻过一座小山坡，拐进小山沟，七拐八拐，又拐到了离大青石不远的地方。雪还在下着，风还在刮着，特务早就懵头转向了。小青子对特务说：“你先等一下，我到树上看看，雪太大，有些辨不清方向了！”

其实，小青子方向明确得很，他是想看看爸爸他们来了没有。特务不知底细，真的答应了。

正当小青子爬到树上的时候，小胖带着严连长他们赶到了大青石附近。小青子一看，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，用手作个圈儿，喊了起来：“小胖……快来呀，这儿有好多冬青……”

严连长听见了，大手一挥，队伍马上散开，成个弧形，围了过来。

特务知道不妙，慌了手脚，拔腿就往林子里钻。小青子哪里肯放，忙溜下树来，操起一根木棍，紧紧追赶。雪深，林密，特务穿着一双大头鞋，哪里有小青子灵便，不一会儿就被小青子追上了。小青子瞅准机会，将棍子朝特务两腿之间一掷，只听“扑通”一声，特务摔了个嘴啃雪。

小青子乘势奔过去，骑在特务的脖子上，抡起小拳头便打。特务狗急跳墙，将身一躬，把小青子掀了下来。他拔出匕首，恶



狠狠地向小青子扑去。

正在这当口，“叭”的一声，远处飞来一枪，正中特务大腿。特务一个趔趄，跪倒在雪地上。

瞬息间，四野响起一声怒吼：“不许动！”黑压压的一排枪口飞逼过来。狗特务吓瘫了，乖乖地举起了手。

刚才那枪是小青子的爸爸打的。此刻，父子相见，分外激动。严连长从来没有溺爱过自己的孩子，总是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在冰天雪地里，在艰苦的环境下磨炼摔打。可是这会儿，他禁不住把孩子紧紧地搂抱在怀里，几颗欣喜幸福的热泪顺着双颊，静静地流淌下来，正好滴落在一束碧绿的冬青上……





海 荣

黄 剑

(一)

全团水利建设的重点工程——胜利渠正在施工。隆隆爆破声传出十里之外，就象为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擂响了战鼓。

这天，我从工地送来的广播稿里，读到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：第三作业区铁姑娘爆破组披星戴月，日夜奋战，创造了全作业区的最高工效。稿上特别表扬了爆破组组长海荣。